

# 深牢大狱

海岩 著

这深牢大狱，高墙内外，不同的是人生，相同的是无常

# 深牢大狱

海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牢大狱 / 海岩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13-07951-1

I. ①深…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7685号

## 深牢大狱

海岩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责任编辑 钱 丛

责任校对 张谷年 朱志萍

封面设计 林 丽

电脑制版 书情文化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7951-1

定 价 49.8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无论行走多远都将回到起点的一个圆周，还是永远不会重叠的平行之线？

——作者问

# 心中的梦想

## ——代总序

我二十多岁时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全凭兴之所至。有时三五个月写一个长篇，一蹴而就；有时数年投笔，不着一字。概括来看，我的写作不过是为丰富个人业余生活且偶尔为之的一种自娱自乐，因此连“业余作家”的称号都有些愧不敢当。我经历中的正式职业是士兵、警察、企业干部和其他，这些职业提供给我的环境，与文学相去甚远。多年以来，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够得上文学爱好者的同事都没有。如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和人谈论一下文学，你自己都会觉得酸腐和神经，至少不像谈足球什么的那么自然。

文学确实越来越曲高和寡了。在 20 世纪 50、60、70 年代曾经延续或爆发过的那种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狂热，以及由这狂热所虚构的文学的崇高地位，已是依稀旧事。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被电视、电影、电脑之类的时髦传媒统治起来，便捷得令人瞠目。埋头读书不仅枯燥乏味，而且简直有些呆傻的嫌疑。社会与时代愈演愈烈的物质化和功利化倾向，也促使许多人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多少人还在固执地爱着文学呢？

因此，也很少有像我一样在企业界做到高职还在为没能圆了作家梦而时时遗憾的人了。当个职业作家是我自小的志愿。不仅这个志愿没有实现，而且自小学四年级因故辍学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间课堂，也未再参加过任何系统的学习。一个现代都市人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一直令我为之汗颜。前些年，知识界有几位前辈对作家中的非学者化现象发出批评，更使我掩面过市，真的怀疑自己在作家和企业家这一文一武两个行列中，都是个滥竽充数者。

没受过多少教育也能混入文学界，是我多年以前偶然发现的秘密。把个人的见闻、经验、阅历，甚至道听途说，敷衍成章，稍稍绘形绘色，便成了小说。再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变成动作和表情，重新分分场景和章节，小说又成了剧本，似乎一切都那么简便易行。文学固然神秘，但薄得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破就变得任人亲近。尽管我是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在众人眼里，几乎没有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年，连小说带剧本，居然能完成近三百万字的作品。有人不免惊讶和疑心，或恭我废寝忘食、艰辛刻苦，或贬我用秘书捉刀代笔。他们都不知道，文学对我来说，其实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性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情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灵性和深奥。而我的写作又多是由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潦草，如此我也就不敢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描摹，也可以把生活瞬间地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谨为序。

海 岩

## 篇 首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不是编的，那是我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关于一个人的命运，或者，关于他的爱情。

我也是这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先不告诉你我姓甚名谁。除我之外，这故事中还有一些人的来龙去脉、身份面目，也恕不预示，到时候再说。

关于故事的篇首我曾思谋良久，反复揣摩该从何处进入。最初我计划先从庞建东说起，他从十六岁考入警校就开始了他的刑警之梦，三年中专又加两年大专，走出校门却被分到监狱管犯人去了。管犯人与庞建东的人生理想相去甚远，而且既辛苦又枯燥，还要耗时劳心，远不及当一名智慧而又勇敢的刑警那么风光传奇。但庞建东没有办法，他爸妈都是平头百姓，找不到任何门路助他实现人生梦想，不管学校把他分到什么单位，他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到那儿应卯值更。工作对他来说首先不是事业，更不是乐趣，而是一个谋生的差事。

他不像人家刘川，刘川虽说父母双亡，但父母给他留下了一笔蹦着高花



都花不完的家产，这份差事人家爱干就干，不爱干抹脸就走。就是什么都不干，人家刘川也照样锦衣玉食！

最让庞建东感到难堪的是，他那个干文艺的野蛮女友因为在一部电视剧里饰演过一名警校女生，所以对刑警的铁血豪情一直情有独钟。于是庞建东从上警校起就一直跟她吹牛，说他学的就是刑侦专业，以此来拴住女孩的芳心。可惜庞建东上的这所警校，就是定向培养狱警的，他大专毕业后，注定要分到监狱局去，监狱局又把他分到了天河监狱，天河监狱又把他分到了一个普通的监区，监区又让他当了一名管号队长。队长虽然也带“长”字，但在管教干部中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刚分到监区的新民警都是队长，队长其实就是最小的兵。庞建东在他女朋友面前曾试图美其名曰：他现在当的是一名司法警察。可他女朋友早就心知肚明，她笑着对他说：“我知道，不就是狱卒嘛！”

你看，这个故事如果从庞建东讲起，就扯上了他的女朋友，就扯远了。后来我决定还是先讲老钟。老钟是天河监狱的狱政科科长，后来又去当了遣送科科长和监区长。遣送科和监区过去都叫大队，科长和监区长过去都叫大队长，所以干警们叫老钟还习惯性地叫他钟大。从钟大讲起也许是我的一个下意识的选择，因为他是我有生以来最崇敬的人物之一。论年龄老钟虽然快“知天命”了，但在庞建东这批年轻人眼里却无疑是个偶像。这并非因为他是司法系统的部级先进人物，而是因为他日常的行为举止、为人处事，不仅坦诚磊落，而且让人看着哪儿都舒服。而且，老钟过去让几个蒙面人绑过，绑匪至今没有抓到。幸亏老钟那天夜里自己从三楼跳了下来，才逃过这劫。单从这件事情来看，也能看出老钟脑门上那些深刻的皱纹里，该是藏了多少故事。

不过从钟大讲起也容易跑题，讲钟大就必然要讲科里监区里的那些工作，管教生产和生活卫生之类的，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我要讲的这段生

活，是关于一个人的命运，命运无常啊！是关于年轻人的爱情，年轻的爱情总是美丽多姿！没有爱情的故事，还叫故事吗？

于是，我最终决定，抛开这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先从一件事上讲起，这件事就是刘川陪他奶奶安葬他爸。人死之后，骨灰安放本是一项常规的丧葬程序，形式大于内容，但刘川父亲骨灰安放仪式的场面，给人的印象却极其深刻。形式到了那个分儿上，也就变成了内容，足以成为整个故事恰如其分的开始。



庞建东事前不可能想到，刘川陪他奶奶安放他老爸的骨灰，能有这么大排场。

庞建东家住的地方，离慈宁公墓不算太远，他跟刘川关系不错，听说刘川要去慈宁给他老爸竖碑立墓，就跟过来帮忙。

他的警校同学小珂也一起来了。小珂是个女孩，爱玩，名义上是过来帮忙，实际上就是玩来了。小珂说她长这么大从没见过什么是正经的墓地，想象中的墓地就跟个清静的公园差不太多。

这慈宁公墓真的像个公园，苍松翠柏，亭台连陌，庞建东虽然住得近，也从没进来过。如果不是参加刘川老爸这个入土为安的仪式，恐怕等他死了以后，也是进不到这里来的。这里最小的一块墓地，据说也要二三十万大洋。更何况刘川老爸的这块墓地，是块夫妻合葬的大墓，价值几许庞建东想都不敢去想。

刘川的老爸是个大款，经营广告公司起家。当年最早出来干广告这行的

都算顺应了风水，虽不像做证券投机和房地产那样一夜暴发，但也不过五六年的工夫，就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刘川老爸下海冒险的时候，刘川的奶奶还在一家国有大厂工会主席的职位上没退休呢，那家工厂没有停产关门的时候，工会主席按规定享受副厂级待遇，平时还有一辆半新不旧的奥迪，一天到晚充当刘家的专驾。公有制的各种待遇刘川从小就沾光。所以，在庞建东看来，刘川最合适了，从小到大二十来年，可谓左右逢源、路路皆通，在哪一个所有制里都是风光占尽。

可不是吗，刘川的奶奶已经退休十年，出外入内，还是前呼后拥，国家配的奥迪没了，人家反倒坐上了奔驰。今天跟来建墓的那些西装革履的家伙，个个坐着豪车！都是刘家的部将。他们衣着体面，面目庄严，毕恭毕敬地围在刘川和他的奶奶的前后左右，在墓碑前默然伫立，哀悼如仪，让庞建东和小珂看得一愣一愣的。

刘川相貌风流，性格简单，表面看还像个孩子，平时常和庞建东他们打闹闹，一点看不出他在外面能让人这么隆重地簇拥着。

庞建东和刘川、小珂他们，都是去年年底分到天河监狱工作的学生，庞建东分在一监区，小珂分在生活卫生科，刘川分在遣送科。大家年龄相仿，个性相投，又是同一批来的，所以工作之余聚多离少，特别是庞建东和刘川，上厕所都爱互相叫着。庞建东跟小珂同窗多年，已经很熟，跟刘川新交不久，正在新鲜。刘川并非来自警校，他是从公安大学毕业的。庞建东老问刘川：“你应该去搞刑侦啊，怎么分到我们这荒郊野地来了？”

刘川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阴差阳错，分到这个荒郊野地来了。

这事要怪还是怪刘川的奶奶。

刘川的人生道路，从小到大，皆由奶奶一手规划，他奶奶即便在儿子的公司如日中天，家里的财富滚滚而来的时候，依然对铁饭碗式的固定收入保

持着恒久不变的心理依赖。她甚至对孙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则名车，入则豪宅的生活倍感忧虑，认为孩子总有一天将毁于不劳而获的物质享乐，变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再说，万一打仗怎么办，万一来运动了怎么办，刘川经受得了吗？刘川的生存能力实在太差！老太太的大半生都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度过，而且那个年代，战争的威胁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所以刘川中学一毕业，就被奶奶指定报考了军校和公安院校，在军校和公安院校之间，刘川选择了后者。刘川对庞建东和小珂说过，他估计军校的生活肯定比公安院校更加刻板难过。

公大四年，其实也很难过。每天早上出操，晚上点名，想必跟军校也差不多。而且，还不许谈恋爱。虽说私下也有谈的，但谈得偷偷摸摸，非常不爽。刘川第一年就想退学来着，但奶奶严词不准，老爸于是也就不准。熬到快毕业的时候老爸一病不起，拖累了刘川的毕业成绩，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来学校挑人，看成绩没有挑他，于是被二茬来的司法局挑走了。司法局起初在刘川的想象中肯定是坐机关的，比去公安局还舒服呢，让他暗喜因祸得福。他哪会想到司法局又把他转分到监狱局，监狱局又把他一下子塞到天河监狱来了。

刘川和庞建东、小珂不同，小珂、庞建东从中专就上了警校，据说在警校从中专转大专的时候就被监狱局号上的，跑不了。刘川和监狱局每年招收的那些大学生也不同，那些大学生都是外地的，肯到监狱工作八成是为了拿个北京户口，所以庞建东总是奇怪地问刘川，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刘川也说不清怎么就到天监来了，他不好意思向别人承认，是奶奶逼他服从分配的，是父亲临终时嘱咐他要好好听奶奶话的。他十岁以前父亲就这样吩咐他，现在他二十二岁了，还是这话。

刘川刚刚分到天监，父亲就留下这句遗言，撒手走了。刘川为父亲操办后事的那几个月里，隔三岔五地上班。今天，父亲终于隆重地睡进了这块昂

贵的墓地，睡在了刘川母亲的身侧，盖棺封土之后，按照奶奶的意见，刘川今天晚上就得回遣送科上班去了。

刘川的科长老钟本来今天也要到墓地来的，但因为要准备晚上的遣送任务，所以没来，只给刘川打了一个电话，把心意表了。刘川知道遣送科这一阵子人手奇缺，所以他已答应科长，一定参加今晚去四川的押解任务。

庞建东和小珂今天都上中班，所以骨灰安放仪式刚一结束就和刘川告辞。刘川留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说时间不够了，改日再吃吧。庞建东又托刘川傍晚上班前去一趟西客站，接一下他的女朋友季文竹，他女朋友回江苏老家给母亲做寿今天回来，可能行李太多。刘川正好下午有空，而且他也有车。

分手告别之后，庞建东和小珂看着刘川和他奶奶被他家公司那些气宇轩昂的头目前呼后拥，拥到了墓地广场那一溜轿车跟前，他们看到，那些头目的西服统统都是黑色的，那一溜车子也统统都是黑色的，车门开合的声音此起彼伏，然后，车队浩浩荡荡，鱼贯驶出了庄重肃穆的陵园大门，那气势就跟外国电影里的黑手党差不多。

车队扬起的尘土遮住了他们的视线，墓地门前安静下来。庞建东转头看看小珂，小珂也转头看看庞建东，两人似乎都想说句什么，但后来什么都没再说。

他们就上班去了。

也许他们心里想说的就是，现在从陵园赶到天监，还赶得上中午食堂开饭。

在中午开饭的时间，刘川没有吃饭，他和他的奶奶，还有父亲生前最信任的那位王律师，在奶奶的起居室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

王律师向奶奶和刘川介绍了刘川父亲的遗产情况，所谓遗产，主要就是

刘川父亲亲手创办的那家万和公司。

万和公司现有广告公司一家、家具工厂一家、布艺连锁店五家。这几个实体店，是当年万和公司发家的基础产业，过去曾经兴旺一时，无奈风水轮流转，无论是广告、布艺，还是家私，这些年全都沦为做滥的行业，业内互相厮杀、倾轧，彼此斗得你死我活。支撑万和公司的这三项主业，现在无一不是业务萧条，惨淡经营，勉强撑着门面而已。真正给公司大把挣钱的，反倒是前几年才盖起来的万和城这项副业。在刘川父亲作古这年，万和公司的账面总资产共计一亿一千六百万元，百分之八十都是万和城的；账面总负债四千九百万元，也大都是万和城的。总资产减去总负债的净资产，共计六千七百万，除了万和城的自有资金，其余则都是家具厂和布艺店的房屋土地和一些存货。从万和娱乐城的经营趋势看，靠它本身的收入还清银行贷款，大约只需四年的时间，所以应该说，父母给他们的长辈与后代，留下了一份不错的资产。

现在的问题是，万和的亿万资产，万和的数千职工，今后谁主沉浮？

刘川父亲在世的时候，将万和公司董事长、总裁以及万和城总经理等所有要职，一身兼任，台前台后，事必躬亲，现在突然撒手人寰，公司里里外外的事务，这一阵只能依靠一位副总经理临时应付。万和是家族企业，当然由家族成员出面主持，刘川父亲的直系亲属当中，除了刘川老迈无力的奶奶，只有刘川独苗一根。所以律师建议，刘川应当赶快辞去公职，进入公司，主持万和的经营大政。

可这时候的刘川，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还是个没有一点社会经验的孩子，这么早就坐享其成接掌公司，与奶奶对刘川的人生规划完全不同。奶奶一直认为，刘川还需要在艰苦环境下好好锻炼一番，才能最终承担大任。

所以，奶奶在呆愣了几秒钟之后，迟疑地向律师问道：“公司的事，刘川也不大懂，他大学刚刚毕业，还需要踏踏实实找个单位工作两年，公司的

事能不能先让姜总管着，你也帮帮忙，你们总比刘川有经验……”

律师通情达理，对奶奶托以重任并没动心，他摇头说道：“企业的事，我也不全懂，姜总虽然业务熟，但公司毕竟不是他自己的，他是拿你们的钱干你们的事，这是经营模式中最不靠谱的一种，很容易演变为拿你们的钱干他自己的事，谁又能看得住他？刘川虽然不知道怎么办企业，但他进公司，至少是拿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公司的钱都是怎么花出去的，至少还能看住。姜总今后可以管管日常业务，公司的重大事项资金往来，还是得你们自己把住。再说，刘川是大学生，人也聪明，如果早点进入公司，用不了几年，这点业务也就全能懂了。”

奶奶看看刘川，刘川也看看奶奶。刘川虽然对当监狱警察并没兴趣，可说实在的，他也讨厌到生意场上去办公司。

奶奶叹了口气。

奶奶一生都很自信、很强硬，可这一口气叹的，把孤儿寡母的那点辛酸无助，那点无可奈何，全都露出来了。

奶奶说：“那好吧。”

这一天的午饭吃得很晚，刘川离家已是午后三时，他没精打采地开着车子，心里说不清是高兴还是郁闷。无论是留在监狱还是进入父亲的公司，离他自己的人生理想都同样遥远。虽然刘川上的是公大，当的是警察，而且从小擅长运动，球类、游泳样样不差，但他的骨子里，其实是个艺术家！他从小上中学起就迷上了摇滚，和几个同学合伙弄了个乐队，名曰“呐喊”，他当主唱！虽然他喜欢的歌曲大都属于摇滚中比较柔情和富于旋律的那种，有点类似于“零点”周小鸥的风格，但他们仍然给自己的乐队起了这样一个血脉偾张的名字，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抒发那一颗颗年轻而又“愤怒”的心。

“呐喊”一共五人，后来三个上了大学，但除他之外，乐队始终没散。



因为他上的是公安大学，军事化管理、军事化作息、早操晚课，警装加身，再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地和摇滚乐队混在一起，显然不可能了。离开乐队是他一生中第一件痛心的事情，弟兄们原来个个信誓旦旦，表示坚决等他，但后来他们终于又找了一个主唱，比他唱得地道，唱得粗野，只是长相惨了点，但“呐喊”因此也更像真正的摇滚乐队了。

他以前就听音乐圈里的一个混混跟“呐喊”的鼓手说过：“你们那主唱起范儿就不对，他也就靠他那张脸了。”

没错，他们后来也发现了，“呐喊”的拥趸大都不是对摇滚乐着迷的人，而是一帮只迷帅哥的无知少女。

刘川没想到西客站这么堵车，他接上庞建东的女朋友季文竹后，在站前的车流中足足堵了半个小时才勉强绕到了西三环的辅路。

庞建东的女朋友看来真是搞文艺的，那种漂亮和一般女孩是不一样的。身上的穿戴虽非样样名牌，但每个细节都搭配得时尚得体。虽然刘川在中学也“玩过艺术”，但和真正的艺术圈并无实际往来，这个美丽的女孩是他“亲密接触”的第一个明星。尽管他也知道，季文竹在影视圈里不过是个脸都不熟的“北漂”，但他还是兴奋地认为，此时自己身边坐着的女孩，肯定是个未来的新星。

正如庞建东说的那样，季文竹的行李确实很多，大概除了房子、家具之外，日常穿用都从老家席卷过来了，一副誓将北漂进行到底的样子。她坐刘川的车先去了她在航天桥租住的一间平房，在那里放下了大包小包的行李，然后才和刘川一起赶往天河监狱，去找她的男朋友庞建东。

路上两个人聊天，多是女孩开口，先说天气饮食，后问父母兄弟。话题虽说漫无边际，可大都围绕刘川展开——你喜欢冬天夏天，你喜欢辣的、甜的，你家就你一个，你奶奶管你很严，不知是女孩的个性外向还是比刘川更